

漢張仲景著
清高學山注

高注金匱要略

上海衛生出版社

R22
394
7

鍼灸大成

〔明〕楊繼洲 編著

岳
麓
書
社

1224589

內 容 提 要

金匱要略為我國古典醫籍之一，立義定方，均可為後人法則，但文辭簡賅，義理深奧，讀者往往難以理解。本書為清代高學山氏所注，具有獨造見解，敘述精微，闡發詳盡，對雜病的病情、診斷、方義，都作出了精確的分析。

本書提供一般學習祖國醫學者作參考。

高 注 金 匱 要 略

漢 張 仲 景 著

清 高 學 山 注

*

上海衛生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1670弄11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80 號

新光明記印刷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1 1/4 插頁4 字數222,000

1956年10月第1版 195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

統一書號 14120·91

定價(10) 2.40 元

高注金匱要略序

我國古醫經。言病情、診斷、方藥、治療。一一可爲後世法者。厥唯張仲景之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初本一書。後分爲二。觀傷寒仲景自序。其辭意。有關於雜病。金匱首設問答各條。亦與傷寒有關。故知其非二書也。或云此書合名傷寒雜病論。亦稱金匱玉函經。自漢迄今二千餘年來。未知何代何人所分。第見刪雜病字。曰傷寒論。凡外感爲病者。悉歸之。去玉函經字。增要略字。曰金匱要略。因內傷而病者。悉歸之。由是遂分爲二書。余年四十有一。從會稽陳氏處。得高學山先生著傷寒尙論辨似。讀之。深信高氏之學。淵源有自。辨先賢得失。獨造精微。意高氏於傷寒尙論。既成辨似。其於金匱要略。亦必能糾正昔人謬解。闡發本書微旨。似不應無書。疑陳氏所藏。或不止此。因囑紹興友人。單遠香。特往訪問。果獲此稿。不惜重值。購歸讀之。確見糾謬闡微處甚多。驚喜欲狂。爾時。余年已五十有三矣。原稿分四冊。末冊佚去二頁。時抱缺憾。屢擬酌補。未敢魯莽從事。審之又審。而後下筆。詳原稿。每頁二十二行。行三十字。約闕一千三百餘言。或失全章。或無首尾。欲依原缺字數補之。有此拘限。行文頗不自在。稿凡數易。曾以就正有道。許爲天衣無縫。此余所私自欣慰者也。茲因付印。貢獻社會。謹將得稿補闕經過之情況。述之如此。使覽者知其艱苦。或有裨於研究之方法。云爾。

公元一九五六年丙申春驚蟄日王邈達序於時中精舍時年七十有九

目次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治第一	一
瘧濕喝病脈證第二	一六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三五
瘡病脈證并治第四	四五
中風歷節病脈證治第五	五五
血痺虛勞病脈證治第六	六五
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第七	八七
奔豚氣病脈證治第八	一〇二
胸痺心痛短氣病脈證治第九	一〇六
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第十	一一四
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治第十一	一三三
痰飲咳嗽病脈證治第十二	一四八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脈證治第十三	一七一

水氣病脈證治第十四·····	一八一
黃疸病脈證治第十五·····	二〇八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第十六·····	二二〇
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第十七·····	二三二
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治第十八·····	二五三
跌蹶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蚘蟲病脈證治第十九·····	二五九
婦人妊娠病脈證治第二十·····	二六三
婦人產後病脈證治第二十一·····	二七六
婦人雜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二·····	二八四
雜療方第二十三·····	三〇〇
禽獸魚蟲禁忌并治第二十四·····	三一四
果實菜穀禁忌并治第二十五·····	三三七

高註金匱要略

漢長沙太守張

機仲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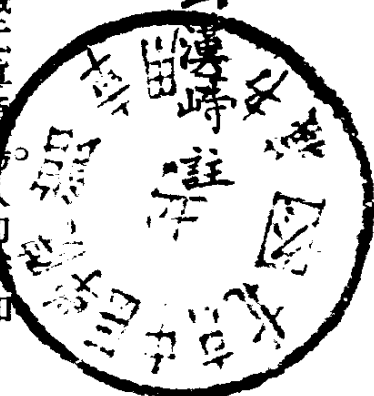
後學高學山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治第一

凡十七條

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臟元真通暢。不即玄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疾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爲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爲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卽醫治之。四肢纔覺重滯。卽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爲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舊本俱列本篇第二條。余玩其文義。確是開章語氣。且有內外因。及不內不外之病由。然後有上工之問。並啓色脈診法。如後文所云。故特僭移於篇首焉。

五常卽五行。其名本內經五常政論來。東方生氣動而爲風。人稟東方之生氣而生。故曰因風生長。風又爲六淫之首。百病之長。故曰亦能害生。生害而廣言萬物者。見人在萬物之中而不可逃也。觀於浮舟覆舟之水。其理益可信矣。元真者。五臟之元陽真氣也。此句爲養生治病之要。學者當吃緊着眼。蓋元真通暢。衛氣自固。經絡自不受邪。豈能入臟腑。是無臟腑之內因。又元真通暢。而神機流貫。四肢九竅。血脈不致壅塞。是



無皮膚之外因。言欲避風氣之害。惟有珍重元真。養生者可以保其不病。治病者可以救其已病。不特爲後文二十五篇之綱。亦且爲本篇一十七條之大綱也。客氣謂五常政六微旨中加臨之氣。邪風謂天地虛邪之風也。二句仍合內外因而言。猶言不知珍重元真。則內氣不充於外。外邪深入於內。而必死矣。直者爲經。橫者爲絡。經絡外通皮毛。內通臟腑。臟腑之元真不充。中邪必致入臟。故曰內因。手足爲四肢。耳目口鼻以及二陰。爲九竅。俱以元真通暢。而使血脈相傳。倘血脈壅塞。則是外邪中之。遂使元真不貫。故曰皮膚所中。是不言外因。而實爲外因可知。房室女色也。金刃非殺戮之謂。如古之宮腐。則足者是。玩下文病由字自見。蟲獸指爪牙角毒而言也。言除却臟腑元真之氣不充。血脈元真之氣不貫。惟有如此。則成不內不外病由。故曰不越三條也。今就內因而言。上之養元真。慎起居。使邪不干經絡。次之雖已受邪。預爲醫治。使之不流臟腑。就外因而言。受邪必由四肢而漸至九竅。纔覺重滯。或搖動爲導引。以利其機。或呼吸爲吐納。以清其氣。或針以出其血。或灸以壯其火。或膏藥以活其凝聚。或按摩以散其鬱結。邪去氣行。九竅焉得閉塞哉。治內外因者如此。王法卽上文金刃而廣之。如鞭朴笞杖之類。禽獸卽蟲獸。如今之雲廣。所謂孔雀糞能致瘡者皆是。災傷指墜溺種種也。言不內不外之因。雖曰天數。亦可謹慎。故曰更能。若房室嗜慾之多寡。衣服飲食之冷熱。五味之于形體。雖各有所喜。亦各有所惡。偏好則偏衰者。理也。并能慎之。則病由安得入其腠理乎。語氣已完。後二句。又就腠理而自釋其義耳。皮膚之竅冥虛空爲腠。五臟之元真。各自開門。由其本經而出于皮肉之竅冥虛空。又三焦之陽。亦各從上中下。而氤氲于此。故曰通會之處。夫氣之所注。血卽隨之。故

爲血氣之所注也。理者。皮膚之紋。與肉輪并其絲絡相應者。自然皆從本臟腑之形質化出。故曰。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卽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倣此。（舊本屬第一條。今交互移于此。）

承上文言內外因。及不內外因之病由。凡後文二十四篇之證。俱宜如此治未病之法也。言一肝。而其餘臟腑之補法。可類推矣。故曰。餘臟倣此。言一補肝。而其餘臟腑之瀉法。又可反悟矣。故曰。補不足。損有餘。上工治未病。上古醫經之文。仲景特借爲問答。以發論耳。見肝之病者。如經所云。平旦慧。夜半靜。又目眈眈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之類。是肝氣已虛。勢必挾其虛木之氣。以凌脾土。將來脾必受病。法當實脾。以治脾之未病也。土寄王於四時之季月。人之臟氣。與天時相應。逢季月。則脾氣王。而足以自持。故不用此例。中下之工不知。故知之者爲上工也。答語已完。此下十九句。又就實脾而自申其奧耳。肝實。如兩脇下痛。引少腹。或滿。善怒。及驚。氣逆。則頭痛員員。耳聾等類。肝虛二句。與四季脾王三句同意。上文言王月卽不可補。此言肝實。斷不宜補。否則。達虛虛實實之經旨。而非補不足。損有餘之義矣。按素問五味之於

五臟順之者爲瀉。逆之者爲補。仲景以酸補肝。以甘益脾。是以順之者爲補。而與經旨相背矣。不知內經以逆爲補。補其臟中之神志。仲景以順爲補。補其臟中之氣血也。卽以木論。木性之所喜者。陽和雨露耳。投其所喜。則氣暢津榮。然而花葉外蕃。則精華之內蘊者鮮矣。又木之所畏者。陰寒霜雪耳。尅以所畏。則枝柯雖暫爲彫謝。而根株之神自全。此大聖大賢之妙用。學者分別遵行可也。

問曰。病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其目正圓者。瘕不治。又色青爲痛。色黑爲勞。色赤爲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此及下五條。俱暗承前條。言欲治未病。何以審知五臟之本病。而且先實其所勝也。是非望色聞聲切脈。不可故又設爲問答而言曰。鼻頭爲面王。於內屬中土。望色者最爲要緊。色青是木凌土位。鼻爲腹。又下文曰。青爲痛。故知其腹中痛也。所賴陽氣燠土。生金子以制木鬼。則青色可退。腹痛可愈。若更苦冷。則衛陽衰敗。命門之陽可知。不能復溫。故主死。黑爲北方水色。鼻頭微黑。是水反乘土。故主有水氣。土氣憑肺德而氤氳於胸中。以爲宗氣。則脾胃之氣舒展。胸上有寒。則阻扼土氣。不能上布。而鬱於中宮。亦遂於本位上現其本色。故色黃者。知胸上有寒也。脾胃爲後天精悍之原。天然色白。故知亡血。而生機不榮也。非其時兼秋冬而言微赤。爲火氣凌金焦土。其死於所不勝之春夏乎。若微赤而且目正圓者。微赤爲土無津液。目正圓爲肝腎枯燥。夫精汁短少而得風熱者。則病瘕。瘕病在經。宜開玄府以發散。在腑。宜驅胃實以攻下。鼻微赤而目

正圓者。兩皆不可。故曰不治。痛則陽氣不通。而陰寒切責。故色青。應之。勞則神氣虛耗。而精氣外薄。故色黑。應之。風爲陽邪。氣從上炎。且能化熱。故于色赤者。知其中風也。脾胃之氣不下通。則火土之光外浮。故於色黃者。知其便難也。此句與胸上有寒句同義。蓋中焦之氣。總以上舒下暢爲運化之妙。上不舒。固現黃色。下不暢。亦現黃色。合而詳之。則庶幾矣。留飲與水不同。水爲積聚之外水。飲則膈中之液。或因風寒濕熱所成。而不能流行者。是也。然留飲久必成熱。故色則紅白鮮明者。水火之兼色耳。以上俱跟鼻頭而言。推而廣之。則自庭與闕上。以及闕中下極等處。各可類診矣。此望而知之之上工也。

師曰。病人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悄悄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

成文爲語。不成文爲聲。寂然者。久而不聞也。驚呼。忽然如受驚而呼叫之狀。蓋骨屬少陰腎臟。節者。神氣遊行出入之所。少陰性沉。故病則喜寐。語聲寂然。喜寐之應。故知其病在骨也。神氣者。火也。忽然驚呼者。是遊行出入之火。有以致其忽然疼痛。故知其病在骨之節也。悄悄。不明之象。不徹者。呻吟纔出而卽回。猶言不透徹也。夫病人痛楚。聲喚以開洩其氣者。心爲之主令也。今悄悄不徹。是心膈有剝膚之痛。而不暇聲喚。故中道而自廢耳。啾啾。尖浮之義。加之聲出細長。是從下而上托其疾苦之象。故知其頭中痛也。明以寂然之突呼。言腎家之下部。以悄悄不徹之短聲。言心膈之中部。以尖而浮細之長聲。言頭中之上部。由此推之。夫亦可從五音之陰陽凌替。而神會其臟腑之玄機矣。此聞而知之之上工也。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咳。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吐沫。

息兼呼吸而言。息之吸氣。從口鼻而入。先由肺管。而徧歷肺葉之小竅。復還胸中。而下歷肝腎。以應命門之伏機。伏機者。真息之吸也。命門之伏機鼓還。則息之吸氣。乃應鼓動之機。而送出爲呼氣。呼氣由胸中而歷肺竅者。亦如之。命門伏機之鼓還者。真息之呼也。然必胸中之陽氣充滿。則如晴明太空。高遠無暨。而息道裕如矣。倘胸中之陽氣虧損。而下焦肝腎之陰氣上乘。則心下痞塞甚。而心中遂堅。息搖肩者。氣道狹而氣機滯。假搖動以行之也。故知之心。中非有形之物可堅。舊註謂邪實。誤甚。息引胸中上氣。謂氣粗而有聲也。肺性喜溫喜燥。肝腎中有寒濕之氣上衝者。則肺管不清。而氣粗有聲矣。肺管不清。故知其必咳也。肺爲呼吸之門戶。門戶堅固。則出入細而長且遠矣。今張口短氣。是肺無關鎖之權。譬之吹竹筒者。竅大則吹短。故知肺痿而不爲息道用也。肺得乾溫之養。而展布之化始成。然後行其津液於臟腑。今肺痿。故并知其津液上浮而吐涎沫也。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卽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中焦胃腑。爲息道之所經。呼不數。則鼓動之真呼無病。且無搖肩。上氣等候。則肺與肝腎又無病。而吸獨微數。是吸爲中焦所經之胃腑。熱入而不容下引之故。故知下之而愈。蓋胃實去。而氣機相安於下引也。虛者卽指胃不實而言。吸微數而胃不實。是命門鼓伏之機。伏氣偏短。元陰大損之診。故不治也。上焦吸促。謂呼長於吸。伏機不能引氣歸根。下焦吸遠。謂吸長於呼。鼓力不能載氣報息。挽回上絕下脫之候。十中不得二。

三。故曰皆難治。呼吸動搖至振振者。經所謂以肩息者死。喘而其動應衣者死。故不治。此與上條又合。言望聞二診。以爲上工也。但上條兼言呼吸之病在上焦者皆生。此條單言吸氣之病在中焦者易愈。吸氣之單病在上下二焦者多死。呼吸之兼病在上下二焦者。萬不得生也。

師曰。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脈。皆當病。

此言色脈之互詞也。先言脈以互色。次言色以互脈。故結則合言色脈也。寸口。指手太陰之三部而言。動。非動搖之謂。指春弦、夏鉤、秋浮、冬營。因時而變動之義。寸口脈動。古醫經之文。仲景解之曰。寸口脈之變動。各有其時。上工因其王時而察其變動之色脈。則病情見矣。夫色與脈之變動相同。言色而脈即可概見。假如春月。肝木氣王。色宜青如翠羽。如蒼璧之澤。如以縞裹絳。並其脈之變動。宜應青而弦。弦者。濡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也。春肝之色脈如此。推而至於夏月。心火氣王。色宜赤如雞冠。如以縞裹朱。並其脈之變動。宜應赤而鉤。鉤者。來盛去衰也。秋月。肺金氣王。色宜白如豕膏。如鵝羽。如以縞裹紅。並其脈之變動。宜應白而浮。浮者。來急去散也。冬月。腎水氣王。色宜黑如烏羽。如重漆色。如以縞裹紫。並其脈之變動。宜應黑而營。營者。沉以搏也。四季之月。脾土氣王。色宜黃如蟹腹。如羅裏雄黃。如以縞裹括蕒實。並其脈之變動。和柔相離。如雞踐地。又難經曰。太陰之至。緊大而長也。此謂四時各隨其色脈而無病。若肝色宜青而反白。白。金色也。是木當王時。而猶受金之尅。則木至休囚。而肝必病。甚且至所不勝之時。而必死於秋令矣。三時倣此。但此句單言色也。其動脈又可類推矣。比如肝之動宜弦。而反得浮脈。其理一也。非其時色脈句。又合色脈而推廣。

之。不但春不得青者。爲肝病。青不及春者。爲脾病。而且不如翠羽蒼璧者。爲本臟之血病。不如縞裹絳者。爲本臟之氣病。甚至青侵他部位者。卽以各臟腑之病斷之。蓋非其地與非其時同診也。又如濡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合爲絃脈。夫濡弱爲脾土之氣。木之所養也。輕虛爲肺金之氣。木之所成也。滑爲腎水之氣。木之所滋也。然後端直以長。自露其調達暢茂之本性。故不特春不絃。絃不春。爲非時。而且不濡弱爲脾病。不輕虛爲肺病。不滑爲腎病。不端重則輕浮而爲上焦暈眩脹滿等病。不正直則橫肆而爲中下二焦沉墜切痛等病。不勻長則短滯而爲本臟鬱結等病。故曰。皆當病者。其旨深矣。此又合言色脈二診之上工也。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氣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爲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爲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爲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爲至而太過也。

此條承上文非其時色脈句來。言非時之色脈。雖爲人病。實爲天氣使然。上工負裁成輔相之任。所貴知天時之變。而補救其偏弊之色脈也。夫天以從溫而熱。以至大熱。復從清而寒。以至大寒。一歲凡十二月。以統二十四節。人亦由少陽。歷陽明。而至太陽。復由太陰。歷少陰。而至厥陰。手足凡十二經。以應二十四氣。天之初溫。起於冬至後之甲子。則人之微陽。應於足少陽之胆經。歷冬至後之四節。而終手足少陽之氣焉。天之初熱。交於雨水後之甲子。則人之正陽。應於足陽明之胃經。歷雨水後之四節。而終手足陽明之氣焉。天之大熱。交於穀雨後之甲子。則人之亢陽。應於足太陽之膀胱經。歷穀雨後之四節。而終手足太陽之氣焉。三

陰倣此。仲景假古經之文。而設爲問答者。蓋謂除却冬至後之甲子。天氣溫和。所謂時至而氣卽至者爲平氣。天氣平。則人之色脈俱應。而病者少矣。若夫早至。遲至。寒氣不去。熱氣太過。皆爲天地乖舛之氣。而生人遂多非時之色脈。大乖舛。則大不應。小乖舛。則小不應。知此。則寒熱之宜。五味之用。施之各當。業此者其可忽乎。舉一冬至後之甲子。則夏至後之甲子。可反悟矣。舉一冬至後之甲子。則雨水穀雨等節後之甲子。又可類推矣。舊註不特膚陋。且將此條。註爲本經閒文。全用不着。以致如來放五色毫光之佛手。竟同贅疣瘡肉。悲哉。

師曰。病人脈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

上文所言之脈。因四時非時而見。從未病而診其將病。此後言脈。是從既病而尋其病處。並診其生死也。故曰。病人前後指關之前後而言。關前爲表。關前見浮。是表氣爲風寒所傷。或暑濕燥火犯之。故表氣不內附而脈浮也。故曰。病在表。關後爲裏。關後不當浮而見浮。是陰精內傷。陽無所附。而浮之象。故曰。病在裏。腰爲腎之府。背爲足太陽膀胱之經。而五臟之俞穴附之。虛陽上炎。直僞腰俞。故腰痛背強也。足脛者。腎氣之所下強者也。腎氣虛。故不能行也。真氣生於真精。真精內傷。故短氣極者。急切之義。但言在裏而不言在表之病。另於太陽傷寒論中。詳其症故也。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爲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此合下條。俱言厥症。神昏氣阻。猝不知人者爲厥。厥陽猶言厥於陽也。肝腎之陰血虛於下。而陽氣以無輔

而上浮胸膈。故曰有陽無陰。但胸膈者。心君出神明之治。肺氣司百脈之全。心肺氣實。則神明塞而百脈阻。故不知人而厥。卽下文實氣相搏之脈。是也。然氣機有升降。氣暴聚。則厥氣漸散。則厥自回矣。不言生死者。以有下入臟入腑之論也。

問曰。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臟卽死。入腑卽愈。此爲卒厥。何謂也。師曰。唇口青。身冷。爲入臟卽死。如身和汗自出。爲入腑卽愈。

此條卽上文厥陽之脈證也。沉爲在裏。大爲陰虛。滑爲氣並於上。而血熱隨之之診。今見於寸口。寸口應膻中胸中之部。膻中爲心神之所出入。胸中爲宗氣之所氤氲。神氣一時閉阻。故猝然而厥。臟指心肺而言。腑指三焦而言。膻中胸中內偪心肺。外通三焦。厥氣入臟。則神氣不能復通。故死。厥氣入腑。則陽熱可以渙散。故愈。唇口者。內應脾胃。脾胃爲後天諸陽之根蒂。青爲肝色。又爲冷。厥逆不論寒熱。俱起於肝。而極於脾胃。木邪尅土之義。故除却寒厥。盡見色青之外。其陽厥之重症。亦見色青者。陽極似陰之理也。身冷者。衛陽解散之象。內外之陽俱絕。故知其爲入臟而卽死也。身和者。衛陽無病之診。汗爲胃中之津液。運於三焦之陽氣。是厥陰入腑。而腑力足以送之出表也。夫卒厥。爲實氣相搏。而並於上之候。玄府自開。則實氣散而厥自平矣。故知卽愈。寸脈沉大七句。亦古經文也。

問曰。脈脫入臟卽死。入腑卽愈。何謂也。師曰。非爲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卽死。

脈脫與傷寒條中之脈伏不同。脈伏有二。一則陽明胃腑之熱實太甚也。脈之營氣生於胃。營氣不能灌注。故熱深厥深。而脈伏者。下之以通其胃氣。則出矣。一則少厥二陰之肝腎寒邪凝閉也。脈之至去根於命門之鼓伏。成於脾陽之應動。是靈火之神機。以爲不息之妙。寒邪直入肝腎。陰凌陽氣。微明欲熄之象。故一時寒戰厥逆而脈伏者。溫之以回其臟陽。則出矣。本文之脈脫。既非寒極熱極之伏。並與上文卒厥不涉。蓋因入臟入腑之類而連及之耳。舊註大謬。脈之來去。如貫珠。循環自是不斷。脈脫者。一時斷而不續。如脫落之義。故曰脫。然仲景之意。不指內因。是就不內不外而言也。蓋內因而至脈脫。百不一生。何得有入腑即愈之候耶。此言脈脫者。除腹痛、虵厥等症外。是就跌扑、笞杖、種種重傷。一時昏迷脈絕者而言。入臟則氣血內并。臟中之神志自去。故死入腑則氣行瘀散。故愈。此下文浸淫瘡亦止就皮肉傷損者而言。其不指內因可見矣。浸淫瘡。俗註爲今之黃水瘡。非以黃水瘡並無入口不治之禁故也。大概濕熱流爛。俗所謂白蛇纏之類是也。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句項、句腰、句脊、句臂、句脚、句掣痛。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欬、句上氣、句喘、句噦、句咽、句腸鳴腹脹、句心痛拘急。五臟病各有十八。合爲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爲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榮飪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於前。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風令脈浮。寒令脈急。霧傷皮腠。濕流關節。食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